

早春之夜，山中雪花片片飘零，绿梅藏在冻雨里做梦，我躲在被窝里重温《罗马假日》。派拉蒙影业公司七十余年前出品的黑白电影，关于逃离与一见钟情，唯美、纯情、素朴、高尚，似主演奥黛丽·赫本和格利高里·派克之永生，似金玉之不朽。以为影片中旧罗马的繁华市井生气蒸蒸，自然无雕饰，开放自由包容，风俗一如北宋张择端笔下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混迹于市井之中，与引车卖浆者流为伍，是一种逃离，像影片中的安妮公主。

寄意于纸笔砚墨，赋诗、作文、习字、绘画，是一种逃离，像王维、李思训、吴道子、苏轼、黄庭坚、张择端。

看画、看电影也是做梦，是另一种逃离。观影观画者暂住槐安之国，抛却了沉重污浊的肉身，清洁高贵的灵魂飞翔于又高又远的太虚之境。

黑色双肩包于我，如斗篷宝剑之于侠客，如青灯黄卷之于佛家，如丹灶苍烟之于羽士，是逃离的工具。它代表着异域、远方、陌生、奔赴、光明，代表着无限生长延展的可能。我背上它，登上上班车、绿皮火车、高铁、飞机或者轮船。自出门那一刻起，我已非我，我已无我，或者说我终于是我，是我的本相。我是青山绿水中一剪忽东忽西的鸟影，是黑山白水中一只逸笔草草的昆虫，是一缕缥缈缈缈独行愿也的雨雾风烟，甚至是一个因懵懂而不知敬畏的少年。

许多年以前的秋天，我乘坐一列火车由南方去往北方。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，行程两天一夜，旧日的绿皮火车，速度比墙上爬行的松毛虫还要慢一些。我在车厢里与萍水相逢的北上打工人们侃大山，喝土烧，用破损肮脏的塔罗牌占卜命运。有时也置他人于不顾，潜心阅读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，或者站在车厢的连接处一根接一根地抽烟，听车行轨上啾啾啾啾，望着窗外原野上缓缓移动的草树、灯盏、城镇、村庄、山容水态久久发呆。我一点儿也不着急。急什么呢，白天过后是黑夜，明天之外还有明天，旧人之后还有新人前赴后继。甚至希望火车永不停歇，载着我一直奔走下去，直到地老天荒，直到时间如古墓油灯悄然寂灭。后来看克里斯·埃文斯主演的电影《雪国列车》，还是希望自己成为雪国列车上一名无关紧要不知名姓的乘客，并且对剧中人的焦躁与恐慌表示憎恶和鄙夷。

肉身与灵魂，我希望二者都在路上。

在大别山里，在俗参吴楚的

南方，我渐渐活成了一棵涧底老松的样子，静默、隐忍、沧桑、卑微，不惧风雨不惧晴，也无大欲也无大求。我最中意的日子，是坐在山窗之下，以茶烟相伴，静静地阅读批点古人书。最好镇日无人打门，手机也不震动，世人均已远我弃我忘我。耳边只有山风走过松树杪的声音，山雨打在鱼鳞瓦上的声音，雪子穿竹林打竹叶的声音，新鬼沿路收脚印的声音，豌豆象索索进食的声音，黑鬓变白丝的声音，妈妈远远唤儿吃饭的声音，手指翻动书页的声音。“经书括根本，史书阅兴亡。”杜牧说得真好哇。“六十四卦只两画，三百五篇惟一言。”葛天民说得真好哇。“黄卷闲多味，红尘老不宜。”陆游说得真好哇。满眼战汉唐宋，满眼衣冠冕旒，满眼烽火狼烟盛衰荣辱楼起楼塌，几千年里，人世几番更迭，只有大好湖山仍自黑白青绿。

青绿我所爱也，黑白亦我所爱也。

我在人间练习生，练习活，练习爱恨情仇，练习行藏用舍，练习烟视媚行，练习衰老和死亡，阅读和写作为这些行为注入所谓的意义，为肉身赋予真实的翅膀。人间扰攘，松不动，而峡谷来风摇之、振之、撼之、摧之。书斋虽好，久坐则不能。不是自己坐不住，常有外物像鬼依破门来牵挽。长安之米即使不贵，安居仍然大不容易。

沦陷于人间世，累了或者厌倦了的时候，我就背起藏在柜子里已经磨损多处的双肩包，随意装进几件换洗衣裳，然后像安妮公主一样毅然决然地抽身出逃。与她出逃最大的不同，是我并没有镶金嵌玉的王位要继承。理由却是一致的。

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此语孺妇皆知。但细细体味，这话大有内涵。读万卷书，当然是说要博览群书，然而正如庄生所言：“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。以有涯随无涯，殆已。”读什么书，是要精心选择的，毕竟生年不满百。行万里路，其意我以为有二：一是游历山水，观风土，体人情，以广见闻。二是结交四方高人，与之交友，以之为师。后者可遇不可求，却尤其重要，就像管仲遇见鲍叔牙，张良遇见黄石公。

《山海经》《尚书·禹贡》《水经注》《史记》的著作者，经山历海，赴汤蹈火，走八方，铸伟词。命运多舛的李白、杜甫、柳宗元、刘禹锡，芒鞋竹杖，风餐露宿，足迹踏遍大半个国土。我愿效仿这些伟大的先贤，山水在哪里人就走到哪里，人走到哪里笔就记到哪里，生时食酒肉，死便就地



月光城 散文

## 也习前人沧浪篇

储劲松

埋，连刻一块木头碑石头碑也大可不必。所谓“朝闻道，夕死可也。”写与不写，记与不记，不关他人一钱事，世间并不缺储某人几篇无关宏旨的文章。却关乎自己，活得越久，越以为文章，这纸上的黑山白水，是自己存在于世的惟一证词。

舟车的极度便利，千里万里朝夕至，让古人含义丰富指向多元的游历，蜕化变质为现代人拍照打卡式的旅游，这真是一件值得悲哀的事情。速度拉近了距离，也消解了兴味。

譬如人所熟知的雪夜访戴故事，若山阴离剡溪再远一些，须经两宿方至，那么王徽之深夜冒雪乘舟拜访戴逵的兴味，势必保持得更持久一些。若如今日，驾车而往，数刻之后就箕坐在人家热气腾腾的酒桌上，有何意思可言？当年，寄家安陆的李白到襄阳初次访问孟浩然，一路骑驴、坐船、步行、念想，一路饮酒作诗，饱览河山秀色，两地虽然都在今日湖北境内，途中却走了月余。又在孟家盘桓月余，喝山茶饮山酒食山味说山话月余，生深深情，结厚厚谊，才有那临别名篇《赠孟浩然》：“吾爱孟夫子，风流天下闻。红颜弃轩冕，白首卧松云。醉月频中圣，迷花不事君。高山安可仰，从此揖清芬。”若半日之间就可握手言欢，酒醉饭饱随即踉跄而别，何来风流清芬天下闻？

路遥生离愁，相思出名篇。

情绪、兴味和文艺作品，也如酿酒，需要时间的酵母来发酵。而时间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也是距离和空间。七百年前，黄公望坐在富春江边富春山前，日夜揣摩湖山胜概，用时约七年，终成《富春山居图》绝妙长卷。精湛的绘画技艺之外，漫漫时间也赋予他神奇的五色笔。时间的淬炼之功不可磨灭。

旅行途中，我希望用足迹一步步丈量湖山，而不是借助迅捷的舟车。这显然是不可能的。

这些年，常读前人写的山水记。以为中国传统文章其实有两个分支，一支是论道、论政、论兵、论史、论世的雄文大篇，一支是写山、写水、写情、写性、写意的山水记。前者大言炎炎，如圣僧布道，高头讲章多读可厌。后者小语潺潺，散淡冲和，如一壶乾坤装大有，越读心中越发欢喜。

柳宗元谪放永州十年，作山水记八篇，后人名之为《永州八记》。其笔下所记，无非

深山邃林之间，一眼泉、一只潭、一抔丘、一鞭溪、一道渠、一条涧、一座城而已。无名的泛泛之景，他人若亲到，一无可看，兴致不免索然。柳先生到了，披草而坐，倾壶而醉，铺眼中丘泉胸中潭渠于纸上，景景生烟姿，字字涌风色，文章与一隅小景皆光华绝代。苏轼写超然台，说喜雨亭，述月下承天寺，两记赤壁夜游，所言无非当日随处可见的庸常景致。他胸贮万斛珠玉，口吐芬芳千葩，亭台壁寺与江月雨人诸物事，互造境界，互生情，篇什似青铜鼎彝，非但不朽，扣之且作银镜精金声。

擅作山水记的，还有王勃、王禹偁、苏舜钦、范仲淹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黄庭坚、陆游、余怀、张岱、归有光、姚鼐……可以罗列上百个光辉的姓名，历代不乏名作手。他们的文章得江山风月之助，江山风月则因他们的灿丽篇什固若金汤。

我在旅行之中也写文章，也写山水记，总而名之为“纸上湖山”。步武先贤，追踵前人，似乎也是不可能的，至少是很艰难的。但法自然、师先贤，抒胸臆、畅性情，一些文字似也有些烟姿，有些风色，也有江山风月树精藤怪暗中来相帮。直道做人，曲径作文，此中术与道，也稍稍有所领悟。

中国文章里的山水记，有源有流。观存世散文体文章，其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《山海经》和《尚书·禹贡》。且看《山海经·山经·西山经》的开篇：“华山之首，曰钱来之山，其上多松，其下多洗石。有兽焉，其状如羊而马尾，名曰羴羊，其脂可以已腊。”再看《尚书·禹贡》记扬州：“淮、海惟扬州。彭蠡既猪，阳鸟攸居。三江既入，震泽底定。”

时间过了两千余年，这些文字读来稍嫌晦涩，但静心讽诵三五遍，其义自然历历。它们最初被记录在竹木简、石头、龟甲或者兽皮兽骨上的时候，很可能只是口语，并不深奥。质素、厚实、简洁、妥安，经典到无从增删一字的文章，像树木的年轮，像辘川之中车辘一样旋转的溪水，像夜雾凝结为露珠，天然生长，自然流注，夷然成形，却又鬼斧神工，入大化莫测之境。我读唐宋人和明清人的山水记，以为他们必然从《山海经》《尚书·禹贡》《水经注》中得到了启示和滋养。

我本山野鄙陋人，也习前人沧浪篇。